

一、前言

Max Weber 眼中的近代資本主義，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。在他的眾多作品當中，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(*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*)大概是最具爭議性的。從 1905 年以長篇論文形式發表，一直到 1920 年增訂修改後收錄到《宗教社會學論文集》(*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*)系列首卷為止，從《新教倫理》這部著作中，所湧現出各式各樣的議題，百年來未見衰退。

起初，關於自十六世紀起基督新教與經濟現代化的關聯，對 Weber 身處的德國學界來說，這並不是一個全然嶄新的提問。舉個例子，Friedrich Engels《費爾巴赫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》(*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*)〈序言〉(Vorbemerkung)末尾便提到 Calvin 派與市民階級之間的關聯。相對於 Luther 派把德國帶向毀滅，Calvin 派不但為宗教改革烙上了市民階級印記，而且在日內瓦、尼德蘭及蘇格蘭插上了共和國旗幟，Engels 由此斷言「Calvin 派在此顯得像是市民階級利益在宗教上十足的喬裝打扮」(Marx and Engels 1968: 244-245)。既然問題不是新的，何以 Weber 還要再次發問呢？以他的話來說：「吾人直到那時為止，不擁有（連同我的特殊目的以及發自我的特殊觀點而被進行的）專家陳述」(Weber 2006: 505)。Boudon(1998)相信 Weber 具有一個動機，即從民族國家到資本主義式國家的過渡，相較於英格蘭、美國或者尼德蘭由下而上的歷程，為何普魯士的進行方向毋寧是相反的呢？無論如何，Weber 算是在 Calvin 派嚴苛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誕生之間設想一種關係的先行者。不過，他是如何進行的呢？

首先，Weber 透過學生 Martin Offenbacher 的研究，以德國 Baden 地區人口作為統計樣本，揭露出宗教信仰者在職業上分布不均的現象，即

「在近代的企業裡，資本家與企業經營者、連同熟練的上層勞動階層，特別是在技術上或商業上受到較高教育訓練者，全部帶有非常濃重的基督新教的¹色彩」(Weber 1920/2007: 31-32)。²相較於此，天主教占優勢的地區多半以手工業者、工匠（不進入工廠任職）作為主體。Weber 指出，不同的抉擇出自於宗教信仰的內在特質差異。他接下來論及何謂資本主義精神這類問題。在 Benjamin Franklin 的著名告誡裡，基督新教特有的倫理色彩與風格展現無遺——對立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盛行的傳統主義。而且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一個連結點，即天職(Beruf)的概念。這個源自於 Martin Luther 翻譯《聖經》而來的新詞，往後與 Jean Calvin 倡導的「上帝預選」(Gnadenwahl)教義相遇，造就出一種特殊的入世禁慾生活導引——勞動成為救贖手段，就像俗世成就屬於得救的一個訊號，而這兩者的結合有賴於一種首尾一貫、講究方法的倫理作為基礎。入世禁慾轉變，成為啟動資本主義精神這個鍋爐裡的某些炭石，驅策著人們不得不成為職業人(Berufsmensch)。

表面上看來，新教倫理似乎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有關。不過，Weber 在結束《新教倫理》一書之前，重申教條式的唯心論或唯物論，都無法滿足這部作品的真正抱負，「但任一者，如果不是用來做研究的準備工作，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結論，那麼，同樣會是一無所成」(Weber 1920/2007: 227)。如同讀者發現一條通往理解的路，然而就在即將登頂的瞬間，突然聽到 Weber 提醒山後有山，還有第二條非常不一樣的路，而且能否決第一條路。長久以來，Weber 的上述說法，留給讀者們十分廣泛的想像空間。倘若這不能被形容為任何一種決定論，那麼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？格於學力，研究者在此不打算詳盡考證什麼是 Weber 眼中的因果性，而是探討其因果性的一個「可能

¹ 文中加底線者，表示原作者強調的部分。

² 其實，天主教／新教之間的比較早在 1895 年大學就職演說中，Weber(2004a)就曾以波蘭人／德國的差異及其結果進行過比較。